

///烟火人家

浓情“家里饭”

■张金刚

知悉我在北京，好友功哥热情约饭。说是好友，缘于我们相谈投机，其实几次合作后交集并不多；小我数岁，我却称他功哥，缘于他的热情豪爽。我正纠结于接受他“来家里吃饭”的邀请会不会过于讨扰时，他又补充道：“自己人才会受邀吃‘家里饭’，添双筷子的事儿！”我感动着并欣然赴约。

北京春日的风不小，我时常被吹得够呛。但那天，进功哥家门后扑面而来的家样的温暖与浓郁的火锅香味，以及功哥小两口儿略带调侃的寒暄，抚平了我被大风扰乱的、颇为烦躁的心。电视或为谈资或为背景地开着，我亦不时将目光投向旁边的照片墙，领略功哥家庭的幸福瞬间。不一会儿，火锅汤底欢快翻涌，热气直冲餐灯；羊肉卷、豆腐、土豆、萝

卜、菠菜、白菜、香菇、金针菇及麻酱蘸料陆续围着锅子摆了满桌，还有半瓶汾酒调节气氛。

这种惬意温暖的感觉，久违了。天南地北、家长里短、人生感悟，全都就着火热称意的一筷筷菜肉、一杯杯美酒畅快下肚，浓浓的人情味也萦绕满室。功哥与新婚不久的妻子不时自拍逗趣，撒了满屋“狗粮”，正好也被我们嘻嘻哈哈下了酒。

酒足饭饱准备离开时，功哥硬塞给我一只手提袋，里面装满了火龙果、柿子、梨等水果。“带着回去吃！”功哥的笑容让我心里更加踏实和舒展了。我这个异乡人身处偌大的北京城，能吃上一顿“家里饭”，收获一份实实在在的情谊，实乃幸事。

“家里饭”总是让人心生温暖。坐在舒适的家中吃饭，人们卸下一切，不必端着、装着、

应酬着，那一刻只关乎情谊，关乎生活，关乎桌前的你我。能够被人邀请到家中吃饭，走进对方生活的中心，这代表着一种信任和关爱，彼此的心也会变得更近，情谊也会更深。随着年岁增长，我愈发不爱在外面馆子里聚餐吃饭，而是愈加迷恋那一口充满人情味的“家里饭”。

记得当年相亲，我去对象家中见面。简短相谈后，未来丈母娘便留我在她家吃饭。我意欲请客下馆子，她却道：“就在家里吃！去外面多花钱不说，吃的还不一定干净。”于是我洗洗手，如她家一员般择韭菜、包饺子、洗菜端菜，略显拘谨地与未来妻子做了、吃了第一顿“家里饭”。

妻子后来悄悄说：“其实当时咱妈要在家里吃饭是想‘考察’你。当然，吃饺子也是有讲究的，意思是我家同意，‘捏在

一起’。”听后，我欣然一笑。从那以后，韭菜鸡蛋馅水饺成了我家每个重要纪念日的必备主食，近20年未曾变过。包进饺子馅里的，是我俩美好的回忆和平淡却幸福的日子。

或许，真的只有在家里吃饭，才能生动地体现出人们之间的淳朴真情。那日，我陪妻子回她儿时的老家。虽然老院已经破败不堪，可那株老梨树却依旧苍翠挺拔，枝头开满了梨花。邻居大爷已90多岁，看到曾经的小丫头回来，拄着棍子，颤颤巍巍笑呵呵迎过来，非要把我们拽到家里吃饭。

我们说：“去村里饭馆随便吃点儿就好。”大爷似是玩笑似是生气地嗔怪：“那到大爷家随便吃点儿不行？嫌饭不好呀？小时候，这丫头可常趴我家饭桌呢！”我和妻子对视一笑，只好乖乖挽着大爷回家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模样的小院，古朴整洁，院内开满月季、蜀葵，与大爷曾经乡村教师的身份很是相衬。大爷的儿媳、孙女忙着煮粽子，我妻子赶忙上前搭把手，我则陪大爷聊他的从教史。攀谈得知，大爷家之所以未至端午包粽子，是因为孙女在外工作，最馋家里的粽子，每次回家都要吃个痛快；大爷儿媳也是借机变着花样儿伺候大爷吃得舒心。

在花园锦簇的小院里，大家支起餐桌，杂粮粥、萝卜咸菜、香葱拌豆腐、腊肉烩菜次第上桌；主角粽子的料很足，江米糯、红枣甜、豆子面，再配合白糖、蜂蜜，一口下去回味无穷。这饭虽朴素家常，却极对我们胃口，如同梦里老家。妻子说：“当年爸妈忙，我常守在大爷家灶前，闻着粽子香味等着揭锅，馋得口水直流。”我们笑着，她却眼圈泛红。

我也常带妻子回我老家。

虽然母亲已年迈，再也做不出劲道的手擀面、喷香的烙饼、脆皮的油糕，更做不出工序复杂的煎饼、豆腐、鸡鸭鱼肉，可我照回不误。一回家，我们特别乐意钻进彩钢搭起的简易厨房，燃起一灶柴禾，在烟熏火燎中围着灶台做顿家常饭。父母只是笑嘻嘻地坐在院里，看着我和妻子忙活，不时指挥一二，并笑叹：“老了，做不了了，吃现成饭吧！”

父母劳碌一辈子，该歇歇了。我们一家人坐着马扎儿，围着小饭桌，一碗面、一碗粥、一盘炒鸡蛋、一张葱花饼……混着柴草烟火味儿，吃着甬提多熨帖。偶有太阳、星月、白云飘在碗上，惹起我深沉的诗意，与家人颂诗助兴；偶有树叶、飞虫、尘土落入碗中，我们也丝毫不介意，只当是与自然亲密接触；偶有老母鸡、小花猫、大黄狗与我们争食，也不恼，夹起一筷给它们便是……有乡亲来串门儿，母亲都会说：“孩子做的，一块儿吃点儿。”我在村里转悠，遇见谁家轧馅、蒸包子、炸油条，也会进院去不客气地尝尝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还是当年那个未长大的孩子。

吃一顿“家里饭”，总能勾起人们心底的万般情愫。离乡六七十年、年届90岁的顾老定居太原，我去拜访时遇到饭点硬被留下，他说：“老家来人了，就得在家里吃！”老人慢慢嚼着老家的烧饼，就着山西的杏花村汾酒，说起没给家乡做什么贡献的话，竟热泪翻涌。

父母早亡孤身一人的小赵在县城买了房，正月里我到他家陪他包了顿饺子。他没讲辛酸的往事，只说要好好工作，要买车，要尽早成个家。在“家里饭”的闲谈中，我感受到了他的努力，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

若有亲朋好友来找我，我一定邀其来家里吃顿便饭，人多就多做点，人少就少做点，相聚就是幸福；口味若不甚如意，请多包涵。“家里饭”中自有绵长情意、浓浓烟火，独一无二、滋味久长，请您细品。



///闲思随笔

种风景

■赵自力

前几天，父亲有空就发些有关老家的生活照片给我。如小鸡破壳了、嫁接的果树开花了、母亲跳广场舞了等等。每张照片，都拨动着我想乡的琴弦。

“猜猜这是什么？”一天，父亲又发来一张照片。画面里的一片土地上，有的地方隆起了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冒了出来，不像一般的庄稼。“嘿嘿，看不出吧，这是楠竹的竹笋，个头非常大。”见我一时没猜出来，父亲兴奋地说，“之前我跑到林场去

挖的竹根，今年总算出笋了，还不少呢。”

竹子曾经在老家很常见，我们这辈人就是吃竹笋长大的。每年春季插秧，小孩子们都在竹园捡笋叶扎秧苗呢。小时候，我们有空就往竹林钻，爬竹竿、掏鸟蛋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后来到处建房子，竹园不复存在了，竹林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父亲提到竹笋，一下勾起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“您在哪儿种的竹笋呀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就在老家屋后，有空回来看看啊！”父亲高兴地说。

于是，我便在一个周末带

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。还没下车，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喊我去看竹笋。老家屋后是块荒地，父亲用篱笆围了起来，粗粗一看没什么，过细一看真有不少的竹笋。它们有着尖尖的嘴，还长有许多“胡须”，胖嘟嘟的样子实在可爱，我不禁伸手抚摸起来。“这都是到大山上挖的竹根，去年冬天就栽好了。”母亲解释道，“你爸爸说你们打小就喜欢竹子，所以侍弄了一些，待长成一片，就成风景了。”“这么胖的竹笋，肯定好吃。”孩子调皮地说。“嘿，那可不行，一个竹笋长起来就是一

株大楠竹呢！”父亲连忙说，“等以后成林了，你要吃竹笋啊爷爷帮你挖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让你吃个够。”我们都笑了，把那些刚钻出土的竹笋看了许久，仿佛眼前就是一片茂密竹林似的。

“过去砍树，现在栽树。先栽果树，然后栽经济林，一片一片的。”父亲和我们聊了起来，“日子红火了，总觉得还差点什么，村里就鼓励大伙搞一些特色产业，于是大家就想到种风景了。”哦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回家途中有人在田埂上种乌桕树呢。“以前村里的竹子又多又

大，惹得十里八乡的人都羡慕不已。”父亲接着说，“你们小时候常常钻进竹林里，一玩就是半天，那是你们的乐园。后来竹林消逝了，现在想起来又多遗憾。”父亲说，于是他就想着去种竹子，待竹林成片，就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，孩子们又可以钻进去了玩耍了。

父亲说的不无道理，日子好了生活更要有品位。种竹子也好，种树木花草也好，不仅种下了风景，还为人们留下了乡愁。

父亲在老家种风景，也把风景种在了我们心里。